



校刻日本外史

今代

三

U5
15688
11



15
15683
11



日本外史卷二十一
 德川氏正記
 慶長四年正月。內大臣在伏見。代豐臣秀吉。權決天下事。與大納言前田利家中納言毛利輝元中納言上杉景勝。參議浮田秀家。式部少輔中村元氏。雅樂頭生駒親正。帶刀堀尾吉晴。彈正少弼淺野某。治部少輔石田三成。右衛門尉增田長藏。大藏少輔長束正家。法印前田玄以。俱論外征諸將之功。奏請天朝。以島津義弘。全我國兵功最大。任參議。其子忠恒。任左近衛少將。加封四萬石。賜刀劍。其

日本外史 卷之二十一

餘行賞有差。豐臣秀吉之薨也。嗣子秀賴猶幼。內外疑懼。口耳相屬。石田三成增田長盛相與謀曰。德川與前田協心出政。我輩徒爲其所驅役。方今之計。莫若離二家。二家已離。乃可以逞。二人乃爲相惡者。長盛事我。三成事利家。利家嘗欲饗內大臣。期已定。長盛遽來警曰。大納言將不利於公。乃託疾辭饗。他日。長盛謂利家曰。曩有流言。內府是以辭。今事已白矣。公復請之。利家曰。前日之事。吾辱已甚。吾不堪再被辱。長盛固請曰。內府悔不來也。苟請之。必欣然來。利家從之。長盛馳見內大臣曰。利家奸計既成。公慎勿往。內大臣曰。吾不忍再辱之。及期將駕。長盛復至。出

密移於袖。示之內大臣。驚怪。乃託事不往。利家慚憤。細川忠興與利家有姻。利家召而語之曰。吾衰老。爲人所侮。何面目立世乎。吾將歸國也。忠興曰。公之憤固空。然廢遺命。棄冲子而自引之國。是自舍威權而取嗤於人也。利家乃止。而終與我有隙。是月。利家奉秀賴徙居大坂。內大臣送之。而還舟。至平瀨。見岸上有兵。衆失色。以爲大坂人追躡也。或曰。得非井伊兵來迎乎。近則果然。乃使殿而還。當是時。天下收長豪傑。人人有自立之志。而概皆忌德川氏。相與欲圖之。一日。內大臣觀散樂于有馬氏。井伊直政來。請問曰。今日外間騷擾。恐有變。宜及未昏還也。藤堂高虎繼

日本外史 卷之二十一
至密語久之。共扶而出。關東士民在京畿者。更相告言曰。我君將有難。盍往護之。來護第者數百人。先是伊達政宗以上總介忠輝為女婿。福島正則以松平康元女為婦。蜂須賀至鎮自娶小笠原秀政女。康元內大臣異父弟之子。秀政者。故世子信康之婿也。諸老奉行使人讓三家私婚。皆遺令三家分疏不服。諸老奉行遂連署來請。使解政柄。內大臣曰。我固不欲執政也。諸公厭我。我當引去。於是我諸將以前日變故。皆有蹤跡。反詰之。京畿騷然。黑田孝高。其子長政。福島正則。池田輝政。藤堂高虎。細川忠興。京極高次。織田長益。加藤清正。加藤嘉明。蜂須賀家政。森忠政。

有馬則賴。金森長近。山岡景友。新莊直賴等。獨歸心於我。每夜來護議事。或勸入京。極氏。天津城內大臣不肯曰。當是之際。進一步得勢。退一步失勢。乃止。柳原康政以更番至。勢多聞警。疾馳至天津。故止不進。塞關以壅行人。行人填咽。乃開關通之。京師以為東兵大至也。黨人之計。以故大沮。本多正信。伊奈忠次等。適監稅面上。亦兼程至。內大臣延正信問謀。且曰。三中老調停尋盟。要我於大坂。可往否。正信曰。不可。因問曰。淺野彈正。近為何狀。曰。亦負平生。久不來此。正信即赴淺野氏。與俱來。內大臣讓曰。吾與子親暱日久。太閤之喪。治部猶訃於我。子何獨欺我乎。彈正

少弼始知為三成所賣。流涕陳謝。自是益傾心焉。而三成等務推戴前田氏。勸除德川氏。利家嗣子利長密告之。細川忠興忠興曰。吁。子亦為治部所欺也。利長色變。忠興曰。子悔告我乎。前田氏存亡。將決於此。不敢不忠謀。生死必與子俱。子勿憂。利長大悟曰。微子。我殆不免。請煩子諫家君。忠興乃入。諫利家曰。治部推戴公公。知其情乎。彼欲專事權。而憚內府與公。乃欲假公力以除德川氏。今日除德川。明日及前田。公獨暗於此乎。公總知其奸。今乃在其計中。而不自知也。夫內府雄資智畧。諸將無出其右者。彼輩百計圖之。適竟自禍耳。公與彼輩。共被其禍。不若自結於

內府。以為子孫之計也。利家頷曰。然。唯子為我計之。忠興即夜赴伏見。比曉來入我第。具告以故。自是忠興屢往來兩府。而憚外人指目。被叢筍自操舟。時利家有疾。忠興與淺野加藤等。俱勸其力疾赴伏見。面內大臣。利家從之。內大臣乘輕舸。迎入第。手設蓐使坐。利家悉語諸奉行密謀。勸我徒向島第。以絕覬覦。曰。吾百歲後。公幸善視我兒。內大臣許諾。利家喜而去。忠興又請我往答之。內大臣許之。三月內。大臣欲赴大坂。三成故縱流言。以沮其行。欲使利家忿之。福島正則又諫曰。大坂奸人巢窟。不可輕入。內大臣曰。亞相來。可不答哉。吾有警備。奴輩何能為。十一日。遂

存一作

行少將秀康留守。加藤池田細川福島黑田淺野諸將皆從。以弓銃護水陸。細川忠興以與利家有姻。遣父藤高侍舟中。其實質之也。舟至大坂岸。有女輿一人自輿中出。視之。藤堂高虎也。進曰。道路恐有變。宜御此而行。內大臣從之。入高虎中島第。終詰利家。利家喜。扶起迎謝。利家次子利政有異心。為兄利長所制而止。及饗諸將。皆侍。利政佩利刃。將迹內大臣利長目攝之。利政不敢發。其夜內大臣復宿高虎第。諸奉行會于小西行長宅。獨彈正少弼以我館伴辭弗往也。三成議曰。內府亞相復協矣。我輩將無噍類。為之何如。行長建策曰。吾請今夜襲藤堂氏。縱火攻之。

列炬一作炬火

不則要之歸途。可以獲志。前田玄以素歸心於我。因沮之曰。嗣君未長。我輩受諸老之令。固其分也。今私動兵。背天下約。縱使得志。豈能晏然哉。且諸宿將皆護內府。不可輒得志。交戰不決。而結城秀康以東兵來援。必大敗矣。增田長盛亦然之。長束正家曰。且謀之。謀還報曰。中島列炬如星。乃止。明日內大臣北還。榊原康政為前驅。井伊直政為後拒。遂歸。伏見第。三成等悔恨。又謀襲擊我第。以為非獲忠興則事不可成也。乃因玄以請忠興。唱以大封。忠興密告之。諸將曰。且可佯聽以探其謀。忠興乃與三成會于長束氏。問三成曰。欲除內府有何策。三成曰。我謀其邸。

邱兵僅二千。邱側宮部氏福原氏皆為我黨。而其宅頗高。我率眾據之。臨放火箭。俟其避火。迫以鳥銃。可以鑿之。問其期。曰。今夜矣。忠興憂之。而不動辭色。徐曰。內府素訓練其兵。二千人。決死出關。公保必勝之乎。且放火箭。何論地高卑。彼苟謀知我計。則我能放之。彼亦能放之。是非策之得者也。我有一策。我以我兵二千。為子為先鋒。突入死戰。而公等唯大眾承其弊。克之必矣。三成等不肯。忠興力爭。議未決。而天明矣。忠興走告之。加藤清正並馳來。白。內大臣曰。吾亦非不覺之也。奴輩來攻。則吾自焚第。出東北。廣地決戰耳。忠興等促徙向島。向島。伏見故城址也。乃修築

以唯一作

之以二十六日徙居焉。諸奉行知事池皆著僧服。要謁于豐後橋。以謝其罪。物情稍定。池田黑山淺野細川福島兩加藤七將皆與三成有仇隙。於是遂連署請誅之。內大臣不許。時三成依於利家。七將遂赴大坂。請之。利家亦不許。閏月利家病卒。七將議伺三成出。要擊之。毛利上杉浮田島津佐竹五家素善於三成。三成於是乃間行入浮田氏備前島第。而以五家兵自衛。秀吉在時。佐竹義宣嘗略三成。得以兼并其國。深德之。義宣是時在伏見。聞三成急馳見之。曰。眾怒不可犯。能制之者。獨德川翁。治部寧自歸焉。乃使女裝而往。自入乞命。內大臣許之。七將追至。夜治兵

各第。而固請焉。內大臣心自計之。寢而不寐。本多正信入謁。教曰。何亟就寢也。內大臣自中呼而問爲誰。曰。正信稟事。曰。所稟何事。正信曰。謂治部何。內大臣曰。吾方思之。正信曰。主公已思之。思則得焉。臣不必言也。趨而出。旦日。內大臣使伊奈圖書出諭七將曰。治部窮來投我。我不忍與之諸君。且諸君欲以私憾戮重臣。吾何得許之哉。諸君必求逞其意。吾當助治部而與諸君決戰。七將大驚。勉從之。乃使中村一氏。酒井重忠。諭三成曰。衆情恟恟。子盍解職就國。是爲知主屈躬以靖國家之亂也。三成謝曰。當熟慮而答焉。三成乃潛馳使大坂謀之於上杉景勝。景勝大會。

諸藩主議之。謀曰。治部宜聽命就邑。退伺世變。然後上杉佐竹皆歸藩聚兵。不復來覲。下兵於八州。以撼其根本。則內府必自將赴討。毛利浮田以下。乃羣起。其後東內府而東西擊之。從征諸將。置質大坂。必不棄北黨。彼內府孤立。腹背受敵。雖有勇智。無復所施。竟窮蹙而乞降矣。天下之事。皆可圖也。乃使使者還密報之。三成。七日。三成聽命。十一日。就其邑澤山。內大臣慮七將復擊之。令少將秀康等護送之。七將不能發。三成既被擯。而諸奉行皆不自安。因三中老請內大臣入伏見城。以鎮京畿。許之。六月十三日。自向島徙焉。諸藩主皆來賀。威望益重。七月。命諸奉行。令。

征韓諸將皆罷就國。上杉景勝請曰：去歲徒封，未及施政，輿地難服，君所悉也。請一往措置焉。佐竹義宣請曰：統內寇起，請往定之。前田利長亦以襲封後未視國政，謁歸，皆許之。於是前田氏歸加賀，佐竹氏歸常陸，上杉氏歸陸奥，毛利氏歸安藝，浮田氏歸備前，而黑田氏歸豐前，加藤氏歸肥後，細川氏歸丹後。其餘諸將皆就國。是歲春，島津氏重臣伊集院忠棟有罪，島津忠恒誅之，伏見邸衆尤其擅殺，忠恒懼，屏居于高雄，以俟罪。內大臣遣伊奈圖書率兵數十迎還，其邸聞忠棟子久直在國，舉兵令忠恒歸討之。至是又遣山口直友勞之，贈以衣物，尋遣寺澤廣孝諭降。

久直八月內入朝京師。九月七日赴大坂，欲以重陽節見秀賴。三成在澤山聞之，遙授計於增田長盛。長盛正家，長盛正家乃就館。告內大臣曰：加賀黃門與淺野彈正通謀，曰：內府入城則彈正佯與之博，因拉其手，令大野治長上方雄久耦刺之內大臣與從者。議本多正信曰：互稱疾不入，而徵兵伏見以歸。井伊直政本多忠勝、柳原康政曰：不入則曲在於我，臣等從焉。以死衛之內大臣，兩用之。乃徵兵，兵來者三千八百。九日率而入城，升堂。從升者十餘人，衛士欲止不納。直政厲聲曰：內府有戒心，關東野人，不復知禮節。內大臣入見秀賴母子。直政忠勝、康政隔障。

而坐彈正少弼聞有讒言稱疾不出。內大臣出至中厨。託言曰。厨下大紙燈。東國所無。當使從者觀。酒井忠利出。招從兵護衛歸館。內大臣曰。冲子在此。而我居伏見。其勢隔絕。奸所以易入也。吾將徙居與之密邇。長盛正家請以西城奉之。秀賴嫡母北廳時來寓西城。於是去歸京師。內大臣代入焉。使秀康留守伏見。十月。與正信義放治長雄久。使彈正少弼就國。不敢就。而赴武藏府中。以依其子。內大臣遂下令擊前田氏。前田氏治千金澤。丹羽長重請曰。臣邑小松與金澤隣。北伐之役。願為先鋒。許而遣之。細川忠興聞而來見。為利長白冤。因馳書加賀。使其老橫山長知。

來謝。內大臣命以利長母為質。利長聽命。是月。浮田秀家將坂崎戶川岡花房四人。計攻磯臣長船某。秀家欲誅四人。內大臣制止之。以四人附吏。時關東喧傳。上杉氏有異圖。石田氏亦招四方有名之士。島勝猛者嘗仕甲斐山形氏。稱為知兵。三成延為謀主。修繕守備。內大臣使人詰之。答曰。澤山當衢路。其荒廢不可不修也。五年正月。內大臣在大坂受諸將參賀。二月中。納吉牙騎。有巖巢其馬尾。人異之。或引文治故事。以為亂兆也。是月。內大臣令增田長盛。大谷吉隆。促景勝入覲。景勝稱疾不來。而東北諸國爭上變告。景勝有反形。乃令伊奈圖書再往詰之。景勝枝梧。

不服。四月，復令僧承兌以書諭景勝老直江兼續。五月，兼續復書，辭情悖慢。內大臣大怒，遂欲親將東征。中老奉行並請命將代往弗聽。乃大議軍事，按東國地圖，部署諸將所嚮。伊達氏自信夫，佐竹氏自仙道，最上氏自米澤，前田堀村上溝口氏自津川，自餘侯伯從內大臣。自白川進堀氏老堀直政進言曰：「白川之路絕險，所謂一夫當關，千夫不過者，恐難於進。宜爲之計。」內大臣曰：「彼執一槍，我亦執一槍，何難之有？」乃下令諸侯伯治兵。以來月會江戶石田三成，佯請自從不許。乃從前田氏質于江戶，養保科正直女，以妻黑田長政。十五日，秀賴來，明日內大臣留佐野

正吉于西城，而自坐伏見，以鳥居元忠爲留守。以松平近正內藤家長松平家忠副之。元忠嘗從三形原之役，傷股而跛。及老益艱，步履於是聽堂上用杖。翌夜入謝曰：「留守之任，臣與近正足矣。會津事勢重大，家長家忠皆宜扈從。內大臣曰：「京畿不保，無變。四將吾猶以爲少也。」元忠曰：「無變則已，苟有變，則此城先被兵，而四無應援，臣當死以報國。他將帥不宜留以貽敵也。」內大臣慰勞之曰：「吾童時質于駿河，汝自參河來侍，益十二歲矣。今何老也？」留而與談。夜已三鼓，元忠曰：「明朝早發，君少就寢。」因辭曰：「臣以此爲永訣，亦不可知也。」將起，足益痺，內大臣命侍者扶出，目送

接高知
高次弟
非子

按一榮
一氏弟
非子也
子一學
幼故遣
弟從軍
一學印
忠一見
後

攬涕而入。日日駕發。伏見譜第將帥在者盡從。至大津。見京極高次賜物及其諸臣。以其子高知而行。及石部水口。城主長束正家請饗之。會有告其異謀者。乃乘婦人輿。夜過城下。正家驚。追及於土山。謝罪。內大臣溫言遣歸。諸侯伯相踵來從。得兵五萬。沿道將士以次饗之。至駿府。府主中村一氏篤疾瀕死。使其子一榮從軍。軍至箱根。中納言使大久保忠隣。本多正信來迎。七月二日。至江戶。七日。大饗內外諸將。休士馬數日。下軍令十三條。使前部先發。三成候內大臣之東也。曰。吾計中矣。乃議舉事。會大谷吉隆。自其邑敦賀將會東師。三成使其老樞原某要之。垂井吉

隆問知其故。語樞原曰。治部雖有才而不為眾所喜。今舉大事。誠能推輝元秀家而自下之。合其軍以應景勝。或可徽幸萬一焉。雖然。我軍未合。而內府及旗。則所嚮魚潰矣。子將以此諫治部也。乃至澤山。問三成曰。子何以克內府。三成曰。西道豪傑皆應嗣君之令。當不日會大坂。而東北諸國。概通於景勝。景勝廢內府數月。而我舉西諸侯。長驅踰箱根。可一舉而克。是諸老所定議也。吉隆曰。是亦可謂善計矣。而吾不保其中也。子獨不見夫奕棋者乎。中手相對。算成者勝。即遇國手。其所為皆出我意表矣。內府國棋也。吾恐其出子之意表也。且子舉事有不可者。五內府少

小角武田北條諸豪。老於兵機。以故大國之英畧。終不能加焉。況於今人乎。其不可一也。內府國富兵強。諸大國莫可較者。其不可二也。內府資望重於諸侯。而予以卑位微力首事。其不可三也。內府多熊虎之將。在昔織田右府。選諸家將。率圖繪其像。時德川氏有參河一國。而上圖者十九人。今又不知其幾倍。我將士有類之者乎。其不可四矣。德川氏撫士。非一日也。部屬精銳。義與國始終者。不可勝數。卽有死事。祿其孤於襁褓。士之親附如膠漆然。我乃以瓦合之師。抗之。其不可五矣。有五不可。子必止焉。三成曰。我已定約。其可止乎。且諸大國皆仇內府。內府不足畏也。

吉隆大息曰。吁。子而有此謀。盍蚤告我。我託送內府。率兵從之。與長束大藏夾擊之。可一擊而獲。今已東矣。是放虎還山也。乃辭出。既而不忍棄之。遂還佐其謀。與俱至大坂。移書遠近。誣內大臣不利。秀賴扣留。而諸侯赴江戶者。立花宗茂在柳川。得大坂檄。其老小野某曰。內府雖握兵。不能較。而軍之衆。前踰後壘。不過保守箱根之險。而天下皆歸豐臣氏矣。不若速就大坂。衆皆是之。立花增時曰。公等所言。皆其形也。吾聞智將勝於無形。內府之東。必豫知。而之有變。聞變之日。卽還軍矣。且黑田孝高加藤清正在我近地。而素與諸奉行不善。必應內府。我宜與之俱進退。宗

白雲如城 卷之二十一
茂終從小野所言。孝高、清正果不從大坂之徵。三成籍口幼主，以樹私權，不可與也。乃勸島津義弘令歸東軍。而三成急從義弘，義弘終應西軍。孝高、清正又諭小早川秀秋、秀秋嘗為三成所讒，獲罪於秀吉。以內大臣救之，乃得免。常思報效，其從母北廳氏又戒勿負內府。而諸奉行陽推奉之。秀秋亦陽應之。三成謀收諸將，擊于城內，以為質。遣兵諸邸，取之。池田輝政妻為內大臣女，加藤清正娶水野忠重女，與黑田長政妻並為內大臣養女。其族人留守者，皆以計脫之。細川忠興妻明智氏，使其婦前田氏先遁。而圍已合，乃下令禁鬪，縱火自裁。三成懼而戢兵，使人入

又
一作

西城諭佐野正吉。十四日，正吉出諸姬侍，自奔伏見。毛利輝元入居西城。於是侯伯會大坂者四十餘人，為應援者三十六國，乃議引軍東下。令增田長盛遣使伏見，諭島居元忠曰：大兵東下，將先攻伏見城。城本豐臣氏之有也。子棄而東，誰得誹議？吾受內府眷顧，又與子親善，故相告也。子速決計。元忠與三將答曰：我知受君命而守，不知聽他人令而走也。足下誠念寡君之顧乎？則當見勉厲。今乃示以走路，殊非所望。德川氏不之於人，而我輩特受此任，固決志於死。雖有百萬敵，不敢逃避。請速來以試我鋒。使者再至，有刀而已。乃馳使關東告變事。二十日，浮田小早川

鳥津鍋島等十將軍。合兵四萬來攻。城兵僅二千。元忠盡
焚城下街市。謂諸將曰。吾與諸君。以寡兵守大城。不可相
救。各守其所。死而後已。乃命酒訣飲。分俾而守。木下勝俊
在城內。不自安而出。佐野正吉請入守。內藤家長辭曰。予
不可俱守者。正吉曰。我日棄大坂者。以諸姬故耳。我將死
于此。以明我志。乃納之。茶高上林政重。素受我眷顧。亦請
而入城。以茶筥爲號。秀秋義弘。送款於元忠。請入城俱守。
元忠不納。諸軍乃圍城。松平家忠出戰不利。乃收兵固守。
大坂兵乃別攻細川藤孝于田邊。伏見受圍之前日。中納
言發江戶。其明日。內大臣繼發行。四日至小山。而伏見使

者至。內外大驚。中納言自宇都宮還。少將秀康自結城來。
親信將士皆會焉。木多正信曰。從征諸侯。其質盡在大坂。
必不爲我用。爲今計者。宜盡罷歸之。而獨與諸舊臣固守
四疆焉。衆多然之。井伊直政進曰。德川氏取天下。正在於
今日。臣聞天與不取。反受其殃。盍速反。大旆掃蕩。羣雄區
區保一隅。臣所不知也。作色而出。秀康曰。直政言是也。宜
留一要將。而舉軍西上。內大臣曰。然。使秀康出迎直政。入
畢前議。且日下令。盡會諸侯于小山。使井伊直政本多忠
勝傳命曰。大坂將吏。與景勝通謀。關西大亂。彼挾諸質于
而託言於幼主。諸君縱知其奸。亦情義之所難違也。卽欲

歸西軍者。宜速解去。吾毫無所憾焉。當資其芻糧。送而達之。諸將相目。未有所答。福島正則進曰。三成首事。非幼主所知。臣等焉受其顧指。以敵於足下哉。願充前驅。殄滅奸黨。淺野左京大夫。與黑田長政。池田輝政。細川忠興。加藤嘉明等。皆贊其議曰。吾曹從足下。固不顧妻孥。內大臣悅。饗之。使人問曰。東西受敵。我馬首所嚮。先東乎。抑先西乎。諸將答曰。西哉。正則引滿屬長政曰。近日必以三成行長頭爲下物。內大臣出面謝諸將。諭曰。公等先行。我亦當繼往。因謂德永壽昌曰。子知兵矣。今日之事。勝敗如何。壽昌曰。雖諸侯伯舉敵足下。而各自爭威。號令不一。敗形已覩。

矣。內大臣曰。然凡勝敗之決。在於元帥。我雖無似。又更事者。諸君苟聽我約束。吾平天下。不出五六十日矣。即賜壽昌騮馬。以爲鄉導。賜正則驪馬。以爲先鋒。直政忠勝請間曰。諸客將之意。未可測也。籍第令無他。使此輩下手。以得成功。異日必曰。我輩取天下。以授德川氏。臣爲主公羞之。請以臣等充監軍。當率以往焉。乃許之。諸將將發。皆獻誓書納質。於是擇留守之任。本多正信薦秀康。乃召命之。秀康曰。兒願效力西討。何留守爲。內大臣曰。汝年少。不知留守任重耳。且諸侯置質江戶。非汝莫以繫羣心。秀康猶不肯。內大臣叱曰。汝畏景勝邪。秀康乃頓首曰。兒留矣。苟許

兒以大將則不使景勝出白河一步。大人勿復憂。正信進
拊其膝曰。壯哉。郎君。無論爲大將。內大臣。濺泣取一甲授
之曰。是我少小所被。未嘗視背於敵。今以附汝也。秀康拜
辭。以萬人陣于宇都宮。令東北豪傑皆受其節度。初。佐竹
義宣觀望兩端。陰遣梟將車猛虎率兵救景勝。及西事作。
益修守備。內大臣使人詰之曰。子撫四萬之衆。無一人東
馳者。我不能無疑。苟不懷他心。則速擊會津。且納質焉。答
曰。僕於足下。素無怨仇。何有他心哉。至若妻子。盡在大坂。
無復可納者。諸將請討之。內大臣曰。且置諸上國。本也。東
鄙末也。苟覆其本。末不患其不靡矣。乃使平岩親吉松平

信一統下。總諸豪以備之。初。伊達政宗在大坂。請先馳歸。
以備會津。內大臣笑曰。子又發故態乎。事平當賞以地。慎
勿遽戰。政宗歸國。即襲取白石。內大臣使中澤主稅往告
西事。問其去就。政宗誓不貳。主稅曰。內府有別命。使公君
臣熟議三日。而後告之。政宗請速聞之。不答。明日。因請。乃
答曰。內府使謂公曰。吾留兵宇都宮而西上。公收兵退守
其疆。彼慮其後不敢尾我。我捷西軍而來。可夾而殲之。政
宗曰。吾力戰取此城。曷可遽棄之。宜乘勢入會津。主稅曰。
是內府所以丁寧也。勝敗不可必。苟有敗衄。適張敵勢。四
近皆叛。翼而西鄉。其鋒豈易遏乎。願熟思之。公苟聽從。寡

君更有密旨。政宗沈思久之。乃問曰。密旨何如。主稅附其耳。語曰。事平。以會津百萬石附公。政宗大喜。使人送至小山。乞印信。收兵歸大崎。最上義光素戴內大臣。則首攻會津。率東陸諸侯臨米澤口。堀直政其子直寄與溝口村上氏。數擊越後人。應會津者。內大臣皆下令禁戰。於是東事處置盡定。乃使西征諸將。以二十八日發小山。當是時。天下將士東西嚮背。來往如織。而父子兄弟分處兩地者。迭懷危疑。記言沸騰。內大臣使召還黑田長政。謂之曰。卿謂正則之心如何也。答曰。臣保其無他。即有他。臣控掣之。乃賜長政鎧冑遺之。生駒一正蜂須賀至鎮九鬼守隆。其父

按近止
即親正

皆在而軍內大臣留之不遣。既而一正父近止至鎮。又家政皆送款。守隆亦固請歸志摩。招其父嘉隆。乃皆遣之。山內一豐之室。自大坂馳使告事。以路經敵中。發書為雙糾。一豐得之不解。而獻內大臣。還之曰。猶觀也。一豐又問堀尾忠氏曰。子何以表志。忠氏曰。欲納城。一豐曰。善。乃自納其掛川城。先是忠氏又吉晴受內大臣命。自濱松赴越前。將守其別邑。府中途遇所知利井重茂者。與俱至刈谷。刈谷城主水野忠重饗之。卒為重茂所刺。吉晴驚立斬重茂。重茂石田氏所使也。報至小山。曰。吉晴殺二人。內大臣不憚。衆欲執忠氏。中納言曰。吾識彼父子為久。是必謬傳也。

已而得實遣忠重子勝成還撫其衆而忠氏首發納城之
議。豐既納掛川忠氏亦納廣松中村一榮納駿府有馬
豐氏納橫須賀池田輝政納吉田田中吉政納岡崎福島
正則納清洲乃令諸舊臣代守焉。海道於是闢而山道未
闢本多正信建策擢本曾氏遺臣山村良勝守村吉晴歸
徇本曾盡逐西吏命遠山友次徇東美濃取其故邑西尾
光教以美濃兵來歸真田昌幸以信濃兵叛去昌幸長子
信幸素受我眷顧固諫之昌幸使之赴小山而自與次子
幸村而走夜過沼田沼田信幸也欲入見其婦婦本多
氏忠勝女也辭曰良人不同歸是必有故妾不敢私開門。

欲見其子曰公欲抱孫何必今日遂命士卒乘解昌幸不
能強去歸上田勵兵以俟我軍我軍分爲二內大臣由海
道中納言由山道令定未發內大臣乃赦淺野大野土方
三人以上方雄久與前田利長有姻遣之北陸並利長使
發兵扼越前令富田知信稻葉道通等就封伊勢各自爲
守又發間使予書于黑田孝高加藤清正遙授方畧使統
西海將士以撓西軍之後孝高益以書諭小早川秀秋歸
款於我秀秋自伏見送書小山謝曰僕發筑前來上國本
將會於東征不圖爲賊所要共攻伏見勢不可獨異請俟
大旆來倒戈以償前罪初西軍向伏見以爲當一鼓而取

道通
作貞通
誤貞通
是道通
伯父見
後

也。已而我諸將捍禦不屈。敵益用大礮巨煩。攻擊十晝夜。城中有甲賀人長束正家。部兵與之相識。淳田秀家命射書於城上。誘其內應曰。不聽則礮汝擊。八月朔。甲賀人縱火松城。西軍爭登秀秋逼名越。松平家忠松平近正力戰死之。島津義弘逼西原。內藤家長開門而射。殪十餘人。被創退入。作書附一卒曰。汝潰圍達之關東。遂縱火自殺。其子小一郎與安藤定次佐野正吉山岡甫安皆死之外。城已陷。鳥居元忠之卒勸其自殺。元忠曰。未也。殺敵一人。亦非報國乎。乃嬰壁亂射。殺傷過當。敵發火箭焚樓櫓。隨撲隨察。元忠知不可守。麾兵二百。開門血戰七合。七克敵。

衆羣進。伐兵皆斃。至斷養之卒。無不戰死。元忠杖薙刀。踞階而息。敵人雜質重次進。欲擊之。元忠曰。吾本城大將也。授汝首。重次橫槍揖曰。僕豈敢。君請自刃。元忠乃使重次釋已鎧。自割腹而死。年六十二。重次到而裹之。并諸將首傳于大坂。晉人崇竊元忠首。葬之知恩院。是日。我前軍發江戶。內大臣發小山。四日至江戶。得伏見之報。哀慟。恤戰死者子。皆令襲封。米澤口諸侯聞伏見陷。內大臣歸江戶也。疑懼引還。越後諸侯亦收真自保。越後人應景勝者。亦收入津川。上杉氏將士請尾擊內大臣。景勝不敢許。其將士竊相賀曰。內府而顧。狼狽而回。我勝必矣。獨杉原親憲。

有憂色曰。內府軍非不得已也。內府若勝則我公何以
獨立乎。初內大臣之赴小山也。遺其軍。麾中路覺之。從騎
欲馳歸。取之內大臣曰。無以爲也。命伐道傍竹篠爲麾柄。
取紙手裂之。束於柄端。試揮之者再。曰。如景勝者用此而
足矣。及發。小山。擲之地曰。此亦毋用矣。石田三成遺書真
田昌幸。報知上國之捷。轉致會津。且曰。內府分兵守管內
十餘城。與上杉。佐竹相持。烏能歷二十日。行程而來。上國
哉。卽能來乎。邀之海道。擊而擒之。耳。子善守山道。諸老皆
欲賞子。以信濃也。昌幸喜。益治兵。三成等又遺書北陸。數
招前田利長。利長不應。大谷吉隆。導京極高次。及賜坂朽

木赤座小川諸將。入越前。長束正家。導毛利秀元。及長曾
我部等。入伊勢。中納言織田秀信。在美濃岐阜。介居東西
衝要之地。而人誘以大村秀信。欲應其臣諫曰。豐臣氏嘗
負我。德川氏嘗助我。宜以今日決去。就焉。前田玄以爲京
師所司代。亦教其歸東軍。秀信弗聽。終爲西人城守。氏家
行廣。以桑名羽柴勝雅。以神戶九鬼嘉隆。以鳥羽岡部集
以龜山丹羽長重。以小松青木一知。以北莊山口正弘。以
大正寺皆應西軍。西軍總十八萬騎。其圍伏見者。引而東
下。入美濃。修大垣城。以爲根據。使四近將士。若于犬山。以
援岐阜。十一日。三成先入大垣。以迎諸將。警聞至江戶者。

項背相望。內大臣曰：我已處置之矣。舉動如常。十三日。我
監軍井伊直政亦多忠勝。引前軍二十七將騎卒五萬。至
清洲。距大垣七甲。相持未戰。毛利氏前部攻阿濃津城。城
主富田知信受東命。固守不下。夜出擊敵將長束正家。走
之。我將德永壽昌與市橋長勝攻福東高須二砦。取之。以
絕大垣桑名糧道。而大垣兵日加。我軍有流言。前軍諸將
與敵通款。二監數返使江戶。促內大臣親出。欲以鎮軍情。
不獲命。十九日。村越吉直御命而至。二監迎問其言。吉直
曰：稱疾不出。人人驚曰：子慎勿將此命。果將。則諸將
解體矣。因私改其命。後之日。日會諸將而引吉直。吉直心

竊謂二監所言。主公豈有不知乎。我素以率直名。而特受
此命者。取我不枉其言也。乃言於諸將曰：內府言諸公久
屯良苦。存有寒疾。不可速出。二監失色。諸將默然。加藤嘉
明曰：臣聽命矣。福島正則曰：何謂也。嘉明曰：吾曹與敵對
壘。未嘗出戰。大旆之不西上。不亦宜乎。正則拍掌曰：然。眾
遂議進取。正則曰：岐阜兵衆。而阻水曾川。未易攻。我聲言
攻大山。則彼必分兵援之。我則逼岐阜。岐阜陷。則大山自
潰。二監從之。織田秀信果分兵來援。二監乃部署諸將。留
藤堂高虎。黑田長政等。備大垣。大山。令福島正則涉尾。越
川。出其面。池田輝政。亂河田。渡出其背。諸將分隸之。兵各

萬餘。正則以河田上流路捷。欲自赴之。以先諸軍。輝政又以出敵背為耻。二監諭正則曰。公已受先鋒之任。誰能爭之。但公主本州舟筏可辨。池田不然也。諭輝政曰。公德川氏之婚。當務利其翁。何悻悻然與眾人爭尺寸乎。二人乃服。岐阜人聞警。請堅壁以俟。大垣援秀信不聽。出兵阻水。二十二日。輝政亂流。遇敵于米野。破之。攻北門。正則攻陷竹鼻岩。攻南門。城兵善拒。不可拔。淺野左京大夫與一柳直盛等。攻其別堡。堡險而隘。左右泥淖。大夫老臣淺野右近生長美濃。諳其地理。蹊田而先登。揚徽于壁上。大夫望之曰。右近不可亡也。馬上揮槍。身先士卒。士卒皆奮。奪壁

而入。斬城將南部遠山以下五百人。餘兵走城。城中驚擾。諸將因爭。登秀信遂乞降。逃奔高野。正則與輝政爭功。欲關。監折之曰。以私忿忘公事。誓辭之。實安在。二人服而罷。天山敵聞敗。而懼。成將加藤貞泰與竹中重門關一政皆拔歸我軍。自餘諸將皆遁。大垣敵聞我攻岐阜。即出援之。島津義弘石田三成陣於久川。遣三木人進至合渡。長政高虎等謀知之。相謂曰。是吾輩任也。乃分道而渡。東方霧蔽。兵不覺。諸將急擊敗之。追北至呂久川。義弘曰。前軍雖敗。吾與子整兵橫擊。則勝。三成曰。敵兵銳進。岐阜益陷矣。吾已不能援。何可當新勝之鋒乎。收敗兵。俱還大垣。高

按合渡
即河田
國音相
通

高政或
作良政

虎族高政進至赤坂。論居民使安堵。諸將繼至。止舍。定為
頓軍之地。南與大垣對。會浮田秀家至。自伏見。三成迎而
犒之。推為元帥。秀家曰。敵兵戰疲。深入客地。吾乘夜襲之。
以逸擊勞。必得大利矣。三成曰。當與島津小西議。秀家曰。
其貴神速。何議之為。吾獨出決戰耳。三成止之曰。島津小
西皆以為地勢沮如。不使夜戰。且夜戰以寡擊眾者也。今
以眾擊寡。何必於此。今毛利參議在伊勢。安藝中納言在
大坂。俟其盡至。合軍決勝。秀家曰。我軍盡至。則敵軍亦盡
至。勝其可必乎。雖然。子稱老輩之言。吾後生也。不敢違焉。
唯子勿悔之。乃入大垣。小早川秀秋自伏見至高宮。稱疾

必一作
決

不前。三成等疑之。使人往議事。因刺之。秀秋覺。不見。於是
稱疾。愈來至美濃。不敢入大垣。大垣羣帥以岐阜陷。召伊
勢越前之軍。毛利秀元長束正家等。再攻富田。知信。知信
堅守累日。上野城主分部光嘉棄城來歸。與俱守。知信妻
有勇翼夫而戰。其郭已陷。嬰守內城。於是敵使僧興山入
諭致城。不聽。強而後聽。秀元正家等乃入美濃。秀元族將
勸秀元歸東軍。遂陰送質。大谷吉隆數誘前田利長。利長
不應。與弟利政攻拔大止寺。進至細呂木。欲攻北莊。謬聞
東軍敗于海道。乃退。遇小松兵于淺井。戰而還。吉隆
與京極高次等。取大正寺府中。於是亦入美濃。高次素歸

日本外史 卷之二十一 十一

衆議
作衆議

心於我。欲城守大津。故遲回不發。脇坂以下先發。亦已通
款焉。而吉隆不知也。使之陰備。秀秋、秀元屯于南宮山。秀
秋屯于松尾山。皆在大垣城西。島津義弘屯于城東。城北
有長松砦。砦將梶島為西軍守。及我軍至赤坂。棄守遁。二監
遣一柳直盛守之。益旗幟。張疑兵。又遣水野勝成守曾根
砦。為其聲援。西軍聚議不決。我軍亦以敵兵衆盛。不敢出
戰。日俟。內大臣至。內大臣得村越吉直之報。大喜。乃命榊
原康政輔中納言。以兵三萬西上。以二十四日發。下野直
出山道。間日得岐阜捷報。使人轉告東陲諸國。賜書正則
輝政以下。賞之曰。且勿戰。以待我出。命異父弟松平康元。

及石川家成留守江戶。五郎信吉。及松平康直留守其西
城。遂命諸城留守。九月朔。內大臣親將發江戶。酒井某村
串某擊金扇馬表。葵章白旗。在馬前。近藤秀用。大久保忠
教。掌槍渡部守綱。伊奈今成。成瀨正成。安藤直次等。十五
人。為弓銃隊長。下野守忠吉以下親屬將領。三十餘人。兵
凡二萬五千。石川家成白曰。臣聞星家之言。今歲西方塞
矣。請避方而發。內大臣曰。西方塞。則我擊而開之。遂發。自
東海道鼓行而西。近畿西國將士爭發。使者上狀。馬首者
絡繹屬道。而東北空虛。守都宮軍中訛言。會津悉甲南下。
少將秀康使人言於景勝曰。小子受父命。居守於此。不能

從上國軍甚苦無事。願與公一戰。公能來乎。抑小子當往也。景勝辭。願遣兵北攻山形。最上義光伊達政宗與之對守。堀秀治聞岐阜陷。大軍西上。乃攻取津川。前田利長將會大軍。發兵復攻小松。小松既通款。乃攻大正寺。逐敵守兵。遂招北莊會前田利政以能登叛。乃不敢進。京極高次守大津。西軍三萬攻之。不能拔。細川藤孝守田邊。與西軍二萬相持兩月。加藤忠明迎擊毛利氏軍于伊豫。加藤清正攻小西氏於肥後。黑田孝高攻大友氏于豐後。迭有勝敗。十一日。內大臣至清洲。召直政。忠勝於赤坂賞其功勞。止軍二日。以俟山道。軍不至。內大臣決策獨發。十三日。

至岐阜。或獻巨笏。實內大臣戲曰。大垣落我手矣。擲之地。使近士爭取之。蓋以垣杵國音相通也。十四日。發岐阜前軍諸將迎謁。呂久川上。內大臣而褒岐阜戰功。遂率諸將至赤坂。當是時。天下之兵美濃。以東者。概屬我軍。美濃以西者。概屬敵軍。四方豪傑。割據方隅者。皆觀望其成敗。而東軍以內大臣來。士氣大振。西軍偵騎走報。大垣曰。赤坂多白旗。得非內府來乎。秀家三成等陽大言曰。彼方憂上杉佐竹。路阻不進。焉得遽來此乎。我諸將請乘機攻大垣。內大臣曰。大垣城壘壯固。兵食皆足。秀家雖少。非暗者也。而義弘行長正家吉隆。一心戮力。持重不出。攻之必損我。

嘗當一作

按一榮
兄一氏
稱式部
太輔

兵矣。獨三成輕而恃衆。若誘出之外。使秀秋秀元撓其後。則可一戰鏖也。我且動軍以試之。日午。建大將旗鼓于岡山。今諸將少移陣而前。三成邀秀家。登丘而望曰。東軍塵升何也。偵騎爭報曰。內府來矣。諸軍聞之。恟懼。烏勝猛曰。是張聲勢以怵我耳。我當乘其動搖擊之。秀家曰。然。藉內府來。亦吾所期也。吾與治部當以先鋒挑戰。勝猛建策。設伏於一色村。而遣輕銳涉株瀨。犯中村。榮陣。榮迎戰。有馬豐氏在其傍。分兵援之。西軍走。一榮張左右翼追之。內大臣自中軍望見。謂侍臣曰。式部嘗鍊兵。隊伍可觀也。追者渡而進。內大臣曰。嘻。敗矣。果遇伏。走者皆返。我兵不

得退。內大臣命直政忠勝往收之。二人則馳左右指揮。自殿而退。敵兵不能尾收。入大垣。大垣諸將會議曰。內府來。確也。何以決勝。秀家曰。彼必悉銳來攻。我守備既具。足以待之。田邊大津之兵將不日來會。安藝黃門亦當繼至。我疲敵于堅城之下。而內外擊之。其勢如鷹鷂之搏鳥雀。是全勝之策也。三成曰。不然。今敵兵半於我。吾聞倍則戰。未聞倍則守也。我輩擁大兵。征伐關東。而坐守孤城。不敢出戰。天下之望我者。皆沮喪矣。往年小牧之役。太閤過慮。當戰不戰。終成內府之名。今豈可貳過哉。諸將負勇者多右。其議。吉隆正家爭之曰。當今之世。誰與內府決勝於野戰。

者。獨有持重以疲之而已。中納言謀慮深長。宜聽從之。議未決。內大臣揣知之。乃宣言曰。敵不敢出。我將置兵而西。直取大坂矣。皆東裝。大垣諸將聞之。終決議出戰。曰。備前中納言出陣關原。安藝宰相以前軍邀敵。薩摩參議自善提山赴赤坂之北。逸出敵背。三成以下分屬三軍。齊機合擊。擠東軍于呂久合渡。乃下令治兵。使人出戒三國之軍。卽夜。島津義弘使族家久入說曰。東兵遠來。衆心未定。請今夜潛兵襲擊。吾爲先鋒。衝其麾下。必利。不利乃赴關原。爲未晚。島勝猛曰。詰旦之事。吾將再見。德川中背。何必草草爲也。三成曰。然。家久顧勝猛曰。子嘗見德川中背乎。對

曰。僕少仕甲斐。嘗追之遠江矣。家久曰。今德川非舊德川。子同視之。可謂飯匕爲矩也。不辭而出。毛利秀元素通於我。乃託言不欲爲秀家先驅。三成親往諭之。不肯。三成乃約曰。吾輔浮田君與敵交鋒。而公橫擊之。吾胥其時。舉烽爲號。秀元佯諾。三成乃起。築前軍。見秀秋勗之。遂北赴小關村。大垣諸將繼發。設大炬于栗原山。以燎路。路隘。隊伍不整。又遇雨。衣甲皆濕。五更而達。浮田秀家島津義弘皆天滿山。東向而陣。小西行長陣其左。石田三成又陣其左。有馬河尻糟谷石河布施玉置氏陣其右。大谷吉隆與正塚爲廣戶田重政。又陣其右。小早川秀秋屯松尾山。脇坂

安治小川祐忠朽木元綱赤座久兵在麓毛利秀元屯南
宮山。鍋島勝茂長束正家長曾我部盛親安國寺惠瓊在
麓。皆北嚮而陣。騎卒凡十萬八千。福島氏候吏法齋者
走報曰敵出矣。正則問何以知之。曰臣撥馬矢皆溫。是以
知之。正則乃使人赴岡山詰之。既而長松曾根諸若皆上
狀。內大臣哂曰敵墮我術中矣。乃下令軍中部署諸將以
福島止則為先驅。下野守忠吉與井伊直政本多忠勝為
中驅。黑田長政加藤嘉明細川忠興田中吉政生駒一正
竹中重門戶川達安等為右軍。藤堂高虎山内一豐織田
長益津田信成京極高知等為左軍。蜂須賀至鎮筒井定

次稻葉貞通遠藤慶隆小出秀家龜井茲矩寺澤廣高等。
為游軍。淺野左京入夫池田輝政與中村德永市橋有馬
金森等備南宮山。水野勝成松平康長與一柳松下西尾
津輕等備大垣。內大臣自以麾下為中軍。酒井家次居前。
本多康重大須賀忠政居後。騎卒凡七萬五千。遣奧平貞
治潛赴松尾山。監秀秋軍。使俟戰。嗣為內應。黑田氏將毛
谷直水使至中軍。召問敵數。對曰二萬。曰我候騎皆以十
餘萬計。汝何所見。對曰臣算其關士而已。內大臣大悅。十
五日黎明親擐甲。不胄而中。上馬率諸軍進至挑配野。召
忠勝曰南宮之敵可疑。忠勝曰彼若挾詐當下山陣。今猶

在頂是無慮也。內大臣曰：然。賜忠勝以名馬三國驪者。遣之。自進軍可半里。家次以白旗十旒先行三百步。會天大霧。咫尺不可辨。東西之軍遇于關原。日加辰而天霽。敵諸將觀我軍也。逆欲誘殺而夾擊之。未敢挑戰。忠吉時年十二。與直政以兵五百踰正則陣而前。止則臣可兒才藏誰何之。答曰：「野公子井伊侍從自為斥候也。」曰：「候騎不可多。」直政乃附兵於其老木。候右京而以十餘騎馳。既而中軍鼓螺起。諸隊大開弓銃。已交。忠吉親冒義弘陣。與一驍騎搏。墮馬。命從兵斬之。復進被創。直政打戰。右京尋至。忠勝乘三國驪橫衝敵陣。陣皆披靡。其子忠朝手斬一騎。

義弘行長戰甚力。秀家亦擊正則。殺傷數百。我衆將卻。正則叱咤督戰。會游軍來援。合兵疾擊我右軍。自菩提山南循麓而進。長政豫揀死士十餘自從。欲必擊三成。先諸將迫其柵。斃三成將島勝猛。吉政一正與三成將蒲生備中北川十郎戰而不利。嘉明忠興擊其橫。吉政等返之。左軍諸將自道南進。直擊吉隆。吉隆與爲廣重政健鬪。我兵不可進。時日將午。兩軍迭進互退。勝敗未決。西軍數舉烽。秀元不敢動。秀秋亦不敢應。東軍東軍發礮松尾山以試之。與平貞治亦促之。秀秋乃以兵八千下山。平岡重定稻葉正成爲先鋒。迫吉隆之右。不利。貞治戰死。脇坂朽木小川

赤座諸將。與我左軍相翼而進。信成長益斬重政。小川氏部兵斬爲廣。秀秋返戰。三面合擊。於是內大臣傳令諸軍。鼓譟齊進。聲震天地。西軍大動。我先驅乘之。擊走秀家。我左軍既獲吉隆。進與右軍夾擊。走三成。斬十郎備中。行長之軍望見擾亂。欲卻而整。我申驅迫擊。走之。義弘以一軍東南走。止家盛親等皆潰。西軍遂大敗。我軍乘勝追北。斬首四萬級。原草爲之赤。未時戰罷。我士卒死傷不滿四千。將帥無一人死者。盡赴中軍效首虜。內大臣據胡床。顧左右取甯。左右怪問故。內大臣笑曰。諺所謂勝而肅。曹基者也。乃以忠勝爲擯。延見諸將。忠勝贊曰。列侯今日之戰。皆

絕類離羣矣。正則曰。中務用兵。乃過所聞。忠勝曰。敵脆弱。不足較也。忠朝來謁。刀反不入室。數十衆壯之。忠吉直政。裹劍而至。內大臣起視。直政劍。手注藥。以其餘賜忠吉。直政告忠吉戰狀。曰。鄙語言。鷹之俊者。其雛亦俊。臣於四郎見之。內大臣曰。發縱者得宜爾。秀秋秀元疑懼。未至。內大臣使人召秀秋。乃與脇坂安治等來謁。膝行而前。莫敢仰視。正則耳語長政曰。黃門何醜也。長政曰。雉而遇鷹。固宜如此。內大臣使秀秋攻澤山。自効。以小川赤座有罪。奪邑放之。秀元使使質捷。以爲其父輝元在大坂。不敢先謁。引而西歸。池田淺野等亦撤備上謁。正則進而言曰。足下決

天下勝敗於一日。振古所無也。岡江雪曰。譬之。猶昏夜向明也。蓋凱內大臣曰。諸君爲我努力。得以取此大捷。而諸君家室皆在大坂。吾心未降也。不出數日。取附之諸君。然後凱耳。諸將聞之。有感泣者。於是發使者。東報捷於中納言。及少將秀康。使直政忠勝。西次今須。自以諸軍止舍藤川。內大臣既大捷。西軍崩潰。散之四方。四方豪傑莫不震懼。旬月之間。八十餘國盡服於德川氏。先大捷四日。田邊圍解。細川藤孝徙龜山。先大捷一日。大津陷。京極高次之高野。敵圍二城者。或奔。或降。大捷後一日。內大臣進踰磨鉞嶺。陣正法寺山。使直政忠勝率小早川脇坂以下攻澤

金令
作

山澤山兵已逃。殘黨死守。明日。直政自城後水道入。縱火焚之。諸軍繼以族誅石田氏。遂徙陣永原。明日。又徙八幡山。懸谷大索。率我軍留備大垣者。聞關原戰。作進薄其陣。城將福原某。石田氏戚屬也。與熊谷垣見相良。秋月高橋等。固守不下。松平康長令銃卒。以銃代楮。破陣而入。奪其外郭。議曰。大師既捷。是何足損我兵。乃緩攻之。四日。相良以下素通款。於是斬熊谷垣見。以降福原。削髮適。尋賜死。我軍留備南宮者。奉命追擊。多所斬獲。池田長吉龜井茲矩。逼水口。獲正家還報。以城內貨財賞賜之。近江人捕行長。獻之。由中吉改捕三成于伊吹山中。獻之。十九日。

內大臣幕于草津。天皇使使勞之。內大臣拜謝曰。斬人託
事擾亂天下。臣家康賴諸將吏之力。得以攘除之。四方殘
黨。當不日來降。幸勿勞聖慮焉。乃命池田左衛門尉福島
左衛門大夫淺野左京大夫。先入京師。鎮撫士民。且慰問
北廳氏。大坂聞敗。內外失色。輝元長盛馳使乞降。內大臣
不答。使大野治長往諭秀賴母子曰。近日之事。吾明知不
出冲子也。今亂人既獲。宜安堵如故。於是衆情大安。京畿
帖服。而山道軍亦至。山道軍以是月二日。至小室。使真田
信幸招其父昌幸。昌幸不肯。榊原康政曰。彼必夜來。嚴備
以待。昌幸果至。不敢迫。本多正信勸攻之。戶田一西爭之。

不聽。六日。攻之不利。乃令小室城主仙石秀久。川中城主
森忠政備之。而西十七日。至妻籠。遇報捷使者。兼程以至。
內大臣怒其愆期。稱疾不見。中納言垂泣而出。康政正信
與大久保忠隣。酒井忠利請見。亦使井伊直政辭之。直政
素受寵任。又爲公子忠吉婦翁。於是出傳命。因颺言曰。儲
君逗撓。不及大事。公等亦焉得不分責也。諸將惶恐而退。
獨忠利留。謂之曰。儲君後期。以攻小室。爾主公不必深尤
子何遽詭之爲。直政曰。吾爲儲君歎恨。不能不言。忠利作
色曰。儲君失驩於主公。子勲戚也。宜彌縫之。今乃衆
彰其過。某何意乎。願得聞其說焉。扣刀而進。牧野康成本

多成重救解而止。衆指忠利曰。彼今日舌戰。過往年武功萬萬。本多正純入白曰。愆期由於正信也。願罰正信。以著儲君之無過。內大臣意稍解。二十日至大津。召見中納言。謂之曰。爲天下猶奕碁也。旣勝其全局。則雖有敵子存者。何足較輸贏哉。汝未聞若說乎。中納言曰。爾時戶田左門諫兒。勿以小失大。誠如大人所言曰。彼微者也。故其言不行耳。乃召一西。褒之曰。吾使汝言可行矣。命爲大津留守。淺野彈正少弼奉命從中納言而至。內大臣召而謂之曰。西面之事。我與秀忠能辦之。東而獨有秀康。子往助之。以經理奧羽。彈正少弼乃東。於是兩道之軍盡萃于大津。候

伯將士來謁者如雲。而田利長圍青木一矩于越前。數日而捷聞至。知懼降。納質及賂。利長受質卻賂而來謁。內大臣慰勞之。問以令弟何如。利長喟喟不敢對。內大臣曰。子安之尊公嘗以子兄弟託於我。我豈忘之哉。使罷侯命山岡景友奉命徇伊勢。援福島正賴守長島。及捷聞至。出兵要南宮。敗兵擊走之。取桑名龜山。神戶諸城。而來謁。內大臣乃遣與中信昌入京師。以坂倉勝重加藤正次大久保長安爲副。行所司代事。捕僧惠瓊。二十二日遣直政忠勝。率列侯臨大坂。輝元長盛復乞降。不答。二十四日。中納言入京師。二十七日。內大臣入大坂。遠近屏息。十月朔。命

奧平信昌。徇石田三成。小西行長。僧惠瓊。斬于六條河原。併長束正家首。梟于三條。磔伏見城中。應敵者十八人于粟田口。遂下令伐西南諸國未定者。以中納言為大將。刻期發軍。十九日。中納言入大坂。輝元長盛乞降。益力。乃放長盛于高野。使藤堂高虎收其郡山。釋其留守渡邊了。屬高虎。削輝元六國。收浮田秀家三國。浮田氏臣某來告。秀家既死。而潛使秀家奔依島津氏。島津義弘之歸自關原。其兄義久囚之。而乞降。內大臣曰。我初遇義弘父子甚厚。何所負。而黨亂人。是固在所不許。雖然。吾不忍復勞兵。乃許其降。義久欲來謝。會疾作。伊集院族亦為亂。以故未能

按取疑
當作攻

來也。初豐後故主大友義統應西軍。欲復其舊國。首逼杵築。杵築小急於黑田加藤氏。黑田孝高方以募兵萬人。發中津南伐。聞之。赴援。與杵築兵合擊。破而降之。轉攻熊谷。垣見氏邑。偶得關原逃卒。縱入其城。城皆降。遂助中川氏。攻下大田氏。盡定豐後。還入豐前。取香春小倉。踰月皆下之。轉入筑前。加藤清正援杵築不及。乃攻宇土八代。肥前大村氏始不應西軍。於是發兵助清正。清正亦使關原逃卒入諭焉。二城皆降。薩摩兵援八代。至水股而遁去。清正乃與孝高約。夾攻筑後。鍋島直茂舉兵應之。擊立花宗茂。宗茂既降東軍。孝高清正和解之。召立花增時行成。宗茂

乃出面曰。公等豫知內府必勝。非我所及也。清正置之熊
木。遂與孝高徇下毛利秀包筑紫廣門邑。十一月。合二肥
二筑二豐兵。臨薩摩境上。日向伊東氏。世與薩摩仇。攻取
宮崎佐土原。引兵來會。內大臣聞之。下令告島津氏。既降
弭其兵。以定九國。初。毛利氏遣將徇伊豫。攻真崎。加藤忠
明爲兄嘉明留守。與其將佃一成。隨方防禦。大破之。長曾
我部盛親。還自關原。因井伊氏乞降。許之。盛親有庶兄。與
藤堂氏善。盛親恐其代已。迫使自殺。內大臣怒。遣井伊氏
將鈴木重好。奪其封以定四國。初。福知山城主小野木重
勝。與圍田邊城。既解。據其邑。及大捷。細川忠興以其父仇

請而討之。重勝自殺。石川賴明與圍大津。及捷。而降其父
數止爲我叛臣。以故不許。當斬。并重勝首梟之。細川藤孝
之守田邊也。以死自矢。藤孝長詞學。受古今集於西三條
氏。敵將谷衛友等。其弟子也。陰通款。不允於銚朝廷。恐其
學絕傳也。遣廷臣諭使行成。及聞捷。藤孝自愧。遁高野。京
極高次亦愧。不敢來謁。內大臣使人諭高次曰。子守孤城。
使數萬敵衆不及於事功。亦多矣。乃召見之。以前田玄以
坐視田邊大津之難。點之。尋徙封丹波八上。青木一矩。丹
羽長重等。亦坐觀望失邑。九鬼守隆初招其父嘉隆。嘉隆
不肯守隆乃止。陣于畔。乘及大軍西上。恐獲罪。乃進戰。效

首級於途。內大臣不憚。及大捷。嘉隆懼。奔新宮。守隆爲乞命得免。馳使迎之。未至而嘉隆自殺。真田昌幸與少子幸村來乞命。不許。長子信幸因井伊榊原二氏固請。內大臣使言之於中納言。中納言曰。我失關原之期。實終身之憾。而致之者昌幸也。必處之死。信幸固請曰。嚮也。臣寧負父。不能負君。今也。寧死殉父。不生事君。榊原康政入白。兩公嘉之。爲宥死一等。放之高野。先是關原之報。至陸奧。上杉景勝大驚。急召還山形軍佐竹義宣。亦懼。議降。東北亦稍定。十二月。內大臣與中納言及諸親信議曰。禍亂略定。當裂天下賞有功。乃以關東八國立爲根本之地。居江戶城。

如故。以越前尾張近江伊勢封宗族舊臣。其餘盡爲外藩。賜加賀能登越中十前田利長爲一百萬石。賜肥後十加藤清正爲七十萬石。賜備前美作于小早川秀秋。安藝備後于福島正則。筑前于黑田長政。播磨于池田輝政。並爲五十萬石。賜豐前于細川忠興爲四十萬石。賜紀伊于淺野左京大夫。筑後于田中吉政。並爲三十萬石。賜丹後若狹于京極高知。因幡伯耆于中村忠一。出雲隱岐于堀尾吉晴。土佐于山内一豐。阿波于蜂須賀至鎮。讚岐于生駒正伊。豫于加藤嘉明。藤堂高虎。並爲二十萬石。賜飛騨于金森可重。丹後福知山于有馬豐氏。美濃高須于德永。

壽昌伊勢神戶于一柳直盛其阿濃津于富田知信其松
坂于古田重恒伊賀于筒井定次信濃上田于真田信幸
因幡鳥取于池田長吉備中庭瀨于戶川達安豐後日吉
于木下延俊或益封或依舊賜肥前四萬石于寺澤廣高
美濃二萬石于西尾光教以信濃之邑賞木曾諸士諸降
附之國改立其嗣賜薩摩大隅日向于島津忠恒為七十
萬石賜長門周防于毛利秀元肥前于鍋島勝茂並為三
十萬石以攝津河內和泉六十餘萬石隸大坂賜越前于
少將秀康為六十七萬石賜尾張于下野守忠吉為二十
萬石賜近江澤山于井伊直政為十八萬石賜伊勢桑名

于本多忠勝併舊封為十七萬石賜美濃加納于奧平信
昌其人垣于石川康通賜上野高崎于酒井家次駿府于
內藤信成濱松于松平忠賴岡崎于本多康重增酒井忠
利秩為萬石餘各有差外藩以今歲發命舊臣以明歲發
命乃使中納言入朝告成事令諸冒豐臣氏者皆復本姓
豐臣氏嘗立皇庶于良仁為太子而非天子意也於是欲
立皇嫡子政仁諮於內大臣內大臣對曰是非臣所敢議
也嫡庶之分唯帝心裁之天子即以政仁為皇太子六年
正月內大臣在大坂西城中納言在二城入見秀賴于牙
城列侯諸將盡朝西城賀正先是修伏見城三月成徙焉

朝廷欲酬內大臣勲勞。擬以大將軍。大將軍之拜。自足利氏亡後。莫復舉其禮。內大臣不敢當。且恐其勞費天下也。固辭。乃以中納言爲大納言。陞從二位。下野守忠吉。敘從四位下。任侍從。舊臣多進爵者。於是以西事既平。使大納言往平關東諸國。四月。發伏見。歸江戶。佐竹義宣懼討迎之品川。謝罪請降。使往伏見。請之於內大臣。內大臣曰。乘時舉事。英雄之常。不足深咎也。獨觀望兩端者。可鄙之甚。故吾憎義宣過於景勝。乃不許見。使就第俟罪。景勝屢因少將秀康謝罪。秀康以爲景勝方失勢。乘之非武。因爲請納其降。內大臣許之。七月。景勝來謝伏見。八月。收其會津。

一百萬石。賜米澤三十萬石。以會津賜蒲生秀行。食六十萬石。伊達政宗籍大捷之威。數侵上杉氏。違密命。又誘南部及臣和賀忠親作亂。及事不成。殺忠親滅口。乃停前約。割上杉氏地十二郡六十一萬石。賜之。加最上義光堀秀治之封。命二人率南部戶澤本堂村上清口氏擊平會津城邑未服者。會津之老直江兼續。初與石田三成定密謀。本多正信請特加刑。內大臣曰。與此謀者。豈獨一兼續。吾蕩滌天下。何必介介也。釋不問。九月。召前田利長任子利常冠之遣歸。以大納言女妻之。內大臣方銳意求治。時藤原肅益有名。石田三成嘗欲聘之。不就。尋應淺野氏之招。

披利常
即利常
蓋利常
後改名
利常

法
一
作

至是內大臣數延之。諮問太平之策。後其門人林信勝為博士。以備顧問。是歲夏。奏加供御之地。及廷臣食邑。給豐國廟以萬石。其他寺祠皆給米田。初本願寺祖姓藤原氏。稱親鸞。創一向法。蓄妻食肉。八世孫兼壽。始建寺于山科。尋徙大坂。其曾孫光佐與織田信長構兵。所在鬥爭。戰不已。後助豐臣秀吉西伐。誘其門徒通薩摩之道。以功建寺于京師六條。光佐死。二子光壽。光昭。光昭母美。秀吉納之。因立光昭內大臣之東。伐二人皆送之江戶。為石田氏所沮。光壽獨間行而達。歸匿京師。已而大軍西上。黑田長政請誘門徒。撓京畿內大臣曰。吾以武定天下。何借浮

屠力哉。乃止。大捷後。光壽迎賀大津。內大臣曰。光壽本當嗣也。乃為建寺于六條東。今天下門徒分屬東西。以板倉勝重加藤正次為京師所司。代掌獄訟及寺祠事。尋罷正次。專任勝重。亂後物情不定。事務極繁。勝重詳雅強敏。人無不厭心。其他大津草津界浦尼崎等地皆置吏。吏皆稱職。又城于勝所。使戶田一西守焉。遂命關西諸侯城于京師二條。以為駐駕之地。以大番士人更戍之。十一月內大臣乃歸江戶。尋使大納言居牙城。而自居西城。天下救長請朝于江戶。辭不許。先是以本多正信內藤清成為關東奉行。以綜庶務。於是命青山忠成為副。賜奧平家昌以

據藩翰
譜烈祖
成蹟諸
書馬鷹
上所賜
銀時服
下所獻
疑此文
錯誤

宇都宮。食十萬石。七年正月。內大臣進從一位。大納言進正二位。前田利長請朝江戶。以為天下之率。自山道東下。內大臣避之京師。留大納言當之。利長至。大納言親逐之于板橋。待遇甚渥。利長喜出望外。乃就第。獻名刀馬鷹金百枚。旦日入謁。大納言出坐前殿。諸將群臣左右臚列。擯者出。延利長坐之下。坐。尋行饗禮。賜名刀一口。金百枚。銀千枚。時服百領。遣之。利長遂赴伏見。謁內大臣而去。三月。內大臣適大坂。賀正。尋還伏見。後以為常。四月。賜島津氏印信。島津義久既平國內反者。欲興疾入謝。反者復起。不果。五月朔。內大臣入朝。一日。朝皇太后。因留在京師。六月。

奏請剪南都黃熟香。天使來蒞本多正純。掌其事。八月。生母水野氏卒。為建傳通院。十月。內大臣歸江戶。十一月。復赴伏見。十二月。島津忠恒盡平國內亂。來謁謝其稽緩之罪。先是。前田利長告浮田秀家未死。乃召浮田氏。臣嘗告其死者。誥之。告者請死。內大臣嘉其忠。祿之。於是忠恒白曰。秀家實在臣所。彼為關原渠率。天下所不容。雖然。窮來投臣。臣不忍殺。願幕下枉包容之。乃宥死一等。流之八丈島。以明年赴配所。是歲春。井伊直政卒。直政以關原功。首賜石田氏故邑。居于澤山。尋奉命城彥根。未成而沒。其子直勝襲封。是歲夏。內大臣欲廢佐竹義宣為庶人。以其父

按宜隆
當作貞
隆宜隆
貞隆子
非義宜

義重乞哀。乃收其常陸八十萬石。賜出羽秋田二十萬石。收其弟宜隆之岩城。賜出羽龜田。以秋田氏不從關原之役。收其國。賜常陸兵戶。命松平康重檢常陸地。佐竹氏將車猛虎作亂。襲水戶。康重豫知之。迎擊擒猛虎。是歲冬。小早川秀秋卒。無嗣。收其備前。以其老稻葉平國氏嘗有功。于關原。召而用之。內大臣欲賜榊原康政以水戶。辭曰。臣有罪於關原之役。免罰受賞。臣所不安。臣邑密邇江戶。緩急得以致身。不可徙也。遂馳還館林。本多正信使人止之。不聽。於是封五男信吉于水戶二十萬石。以其舊封佐倉。封七男忠輝以岩城。賜島居忠政食二十萬石。以酬其父。

義
一作

天下
無之
勒
一作

元忠死節。自關原之役。至于此。賞罰畧畢。天下人定八年。二月。天皇詔。以源家康為征夷大將軍。進右大臣。兼淳和。并學兩院別當。補源氏長者。賜隨身兵仗。十二日。大納言。藤原兼勝參議。藤原光豐。以傳奏司奉詔書就伏見拜焉。少將秀康進參議。敘從三位。其餘戚屬將吏。敘任有差。二十一日。入朝拜命。并伊直勝。本多忠勝等。一餘將。騎從與。傍。參議德川秀康。參議細川忠興。參議京極高次。少將池田輝政。少將福島正則。為後乘。獻白金萬兩。皇后皇太子。及宗室百官。皆有贈遺。天皇賜之酒曰。天下之亂久矣。汝能略定之。朕勒汝功。使舉乃祖之職。宜統我師。以鎮護王。

室。大將軍稽首曰。家康雖不才。敢不服膺王命。禮畢而出。文武庶僚悉詣一條城賀之。大將軍初捷於關原。即使水井直勝就細川藤孝詔室町禮式。於是又與藤孝議禮。是歲春封七男忠輝于信濃川中。封八男義直于甲斐。義直幼未之國。使平岩親吉攝其國事。徙川中城主森忠政于美作。如其封。三月。西道收長盡朝。五月。大將軍還伏見。時豐臣秀賴爲內大臣。年已十一。大將軍欲以孫女妻之。六月。大納言使夫人淺井氏攜女赴京師。七月。使大久保忠隣送女于大坂。黑田長政以弓銃手三百衛之。大將軍聞之。弗憚。豐臣氏素尚奢華。於是欲以白綾覆城內道。

途。元桐且元曰。德川公不喜此等事。趣撤之。婚既成。秀賴不妻視之。淀君不婦視之。使福島正則密徵西諸侯誓書。十一月。大將軍辭右大臣。尋歸江戶。十一月。大納言兼右近衛大將補右馬寮御監。先是水戶城主信吉卒。無嗣。封九男賴宣於水戶。是歲。召井伊直政遺腹子直孝于江戶。九年。二月。令東北三道定道程。置楸樹。以三十六町爲一里。用織田氏故法。既而西南四道皆倣之。三月。大將軍入京。師。六月。入朝。七月。大納言夫人淺井氏生男。家光于八月。大將軍授其幼字。呼竹千代。是歲。藤堂高虎倡議。使諸侯置邸及質于江戶。相良氏首納其母。衆繼之。是歲。黑田孝

高卒。關原之事。孝高之計居多。其定九州。不妄戮一人。既而告老。謝絕世事。大納言比以漢張良及卒。殊悼惜之。自關原之捷。德川氏威溢海外。紅毛安南諸國皆來貢。而松前慶廣奉教旨。約束蝦夷。先是大將軍謂對馬守宗義智曰。豐臣氏伐朝鮮。非我所知。我與彼皆無怨仇。彼苟欲入貢。我當許之。然非自我求和。子體此意。往試計之。義智之國遣使諷之。朝鮮朝鮮告明人來成也。欲遂成和。然喜懼相半。是歲使孫文或等來對馬。請入見。且求還其俘囚。義智馳使報之。大將軍答曰。明春吾父子將入朝。卿率諸京師以俟。義智如其教。板倉勝重受旨。館之大德寺。十年正

速 一作

諸 一作

月。大將軍入京師。二月。見韓人于伏見。令諸道檢韓僭。遂予。謂義智曰。吾將老矣。貢使來致之。江戶。又曰。吾欲舉鎌倉禮使。右人將拜賀。期在近矣。宜留韓人觀其儀衛。乃賜義智邑于肥前。三月。大納言率上杉佐竹伊達最上氏西上。特命島居忠政為後殿。仗戟載途者十有七日。先入伏見。遂入朝。拜大將命。四月。大將軍奏請辭職。優詔許之。且欲遷為左大臣。固辭而還。十六日。詔以源秀忠為征夷大將軍。遷內大臣。陞正二位。仍帶舊職。弟忠吉進三位中將。弟忠輝任四位少將。十日入朝拜命。東諸侯及前田毛利島津氏盡從。自是世號前大將軍。曰大御所。五月。前將軍

諷豐臣秀賴使入朝。淀君性猜忌，固執不遣。少將忠輝奉命往告，襲職焉。六月，大將軍歸江戶。七月，課諸侯十餘名，重修伏見城。十月，前將軍歸江戶。十二月，養榊原康政女，妻池田利隆。又謂異父弟松平定勝曰：「島津淺野皆冀與我結婚，汝男皆已可有室矣。宜使張男娶島津次男，娶淺野定勝奉命。是歲，令金工光次更造方金。初，上杉氏有佐渡，毛利氏有石見，皆出白金，然不能多鑄造。豐臣氏收佐渡，亦無大利。及前將軍收二國，使甲斐人大久保長安掌之，居二歲得數萬斤。長安又採於伊豆，其利亦等。乃因豐臣氏故，製造金幣。次年，又鑄新錢，民皆便之。十一年春

前將軍建白，禁延狹隘，不可行朝儀，遂課天下侯伯修拓之。各刻名于礎，參議秀康掌其事。秀康尋遷中納言，又大修江戶城。使藤堂高虎率池田福島加藤黑田淺野細川等十五姓助。二月，前將軍赴京師。五月，榊原康政卒，命子康勝襲封。九月，賜島津忠恒松平氏及偏諱，改名家。久自是諸藩多賜氏。是月，江戶城成，宏壯稱天下第一。藤堂氏以功賜滿中地萬石，其餘有差。十月，前將軍歸江戶。是歲，封十男賴房，常陸下妻食五萬石，為少將。忠輝娶伊達氏，罷內藤清成，青山忠成未行職。以安藤重信代之。徒駿府城主內藤信成于長濱。十二年正月，課海道及畿西

諸國。城丁駿府。前將軍嬰疾昏倒。既而愈。自訛言。二月。乃張四部散樂。令縱觀。前將軍將軍率諸侯臨焉。訛言立止。先是。中將忠吉有疾。少間。來江戶。寓大久保氏。三月。忠吉卒。無嗣。徙義直于尾張。食六十萬石。令平岩親吉居夫山中。納言秀康爲伏見留守。是月。以疾謁歸。兩月而卒。秀康武而善政。內外惜之。其子忠直襲封。後任少將。次子直基繼結城氏。三月。前將軍老于駿府。以松平定勝爲伏見留守。以井伊直孝副之。先是。韓囚歸。其國說我新政。韓士心嚮之。五月。遣使者呂祕吉等入貢。請兩府。自是。每將軍禪代。輒來。永爲我屬國。兩將軍奏宗義智之功。爲四位侍。

從比十萬石。前代外國書信。皆委僧侶。於是。命博士林信勝掌之。是夏。課東止諸侯。作江戶天主閣。七月。前將軍之江戶。舉西城。用藏。以將軍。又設茶會。而招將軍。以杉景勝佐竹義宣。伊達政宗爲接待。皆手賜茶。當是時。兩公數臨諸侯邸。每極歡焉。十二月。前將軍還駿府。府城災。十三年。再城之。三月。成。九月。將軍率諸侯往賀焉。自是。兩公往來。二府。而豐臣氏以下。歲使使駿府賀。正。是歲。簡井良次。以濫虐。前田利宗以喪心。並收封。以利宗邑。八上。徒封。松平康重。以其地形。不足以阨山陰。乃改城于篠山。課藤堂及池田。福島加藤淺野氏。十四年。正月。義直之國。前將軍

三
作

送之。二月。歸。九月。徙脇坂安治于大洲。富田知信于宇和島。以伊賀伊勢二十三萬石賜藤堂高虎。治于阿濃津。比勲舊之臣。先是。廷臣有結伴刻名者。前將軍奉勅命。板倉勝重按治之。十一月。誅其首罪一人。其餘。十二月。封賴宣于駿河。遠江五十萬石。治于濱松。徙賴房子于水戶。是歲。諸侯妻子盡至江戶。令其會同者。留期年而去。著為永制。禁西諸侯多造戰艦。先是。島津家久奉教招琉球。琉球不至。請而討之。是歲春。遣其將新納氏將八千人南伐。擇山久高為先鋒。抵東求島。執琉球戍兵三百。夏。攻難巴津。虜以鐵鎖繫船。扼守津口。而津傍有山。險多蛇蝎。虜恃

二百一
作三百

不置兵。夜中。放火。楮山而上。進奪陽暎。難戰于千里山。不利。轉以朝築城。拔之。琉球王尚寧使其弟具志來乞降。不許。互戰。而至國都。擒尚寧。及王子大臣數十人。而嚴禁抄掠。安撫國民。以十一月。定琉球。秋。幕議以琉球賜島津氏。為其臣隸。先是。我賈舶至阿媽港。皆見誘殺。其三人潛逃。歸告之。是歲。港人二百至長崎。幕府命原城主有馬晴信。助長崎奉行長谷川藤廣。擊虜港人。後二歲。其大人來謝。乃給印信。許互市。十五年。正月。將軍以內藤忠重為嗣子。傳。松平正綱子信綱。阿部正次子正秋。為侍臣。二月。將軍適駿府。先是。堀忠俊之宰堀直清專政。譜庶兄直寄。逐之。

直寄奔訴之駿府。閏二月。兩公親聽之。直清辭屈。放之山形。放忠俊岩城。封直寄于信濃飯山。以越後封少將忠輝。併舊封爲五十萬石。治于福島。尋遷高田。是月。將軍大獵于遠江。本多忠勝自桑名來謁曰。往年老僕從太公。拒武田信玄于茲。爾時以信玄兵爲衆盛。不可當也。今郎君之衆什倍信玄矣。是春爲義直城名護屋。課前田氏以下十七國助役。諸侯助篠山役者告竣。命助名護屋。福島正則謂池田輝政曰。上木荐興。我輩困敝。若夫兩府所不敢辭。此等私役。復驅使我輩。何也。予爲駿府愛婿。蓋爲我輩說之。清正奮臂曰。左衛門何出此言。不欲助役。則不如速反。

不能反。則何出此言乎。輝政大笑而止。前將軍聞之。使輝政言諸侯曰。厭上木者。宜速就國。高壘深溝。以俟我旆。諸侯大懼。併刀就役。數月而成。八月。島津家久攜琉球王來謁駿府。獻方物。遂造江戶。九月。將軍釋丁使復其國。命島津氏歸俘虜。十月。本多忠勝卒。忠勝自十四歲從軍。大小五十餘戰。每戰皆捷。而未嘗被創。前將軍殊悼之。使長子忠政襲封。自是藤堂高虎代忠勝鎮伊勢。十六年。三月。前將軍如京師。先是。朝旨欲以爲太政大臣。固辭不拜。是月。皇太子受禪。是爲後水尾天皇。前將軍命諸侯修上皇宮。多置供御地。前將軍使人謂豐臣秀賴曰。自結婚。未相見。

恐生物議。願一來以定衆情。秀賴年十九。驕逸不知外事。事皆決於淀君。淀君欲不遣。嫡母淺野氏使使諭其不可。再違命。乃遣之。四月。詣二條城。前將軍饗而還之。遣義直。賴宣往大坂謝之。遺白金一萬三千兩。乃歸駿府。是月。淺野彈正少弼卒。前將軍最與少弼親善。以常陸真壁五萬石爲其湯沐邑。而時召見與圍碁。及其沒。不復奕也。乃賜真壁于其季子長重。五月。加藤清正卒。嗣子忠廣猶幼。幕議使藤堂高虎往視國事。十一月。兩公借獵于上野。先是。京師富人角倉某上書言便宜。請通丹波之漕。許之。尋命通甲斐駿河之漕。是歲。又請引鴨川通伏見。又許之。當是

倣
作

時。夷蕃入貢。若乞互市者。二十餘國。前將軍命吏贈書於明。福建守因故事請勘合印。守疑懼不答。而其商舶來者益衆。乃以長崎爲互市地。禁他依泊。初。豐臣氏禁邪教。既而禁弛。至是。蠻人邪教于上變。告倡蠻教者皆親。非望。乃令海內檢蠻人。盡逐之。我民奉其教者。命僧諭之。不聽者。處流斬。置邪教于江戶東郭。厚視之。又有告有馬晴信修蠻教。次年。放晴信于甲斐。尋賜死。其子爲前將軍義女孫婿。因得襲封。十七年。正月。平岩親吉卒。無子。親吉爲義直假父。以故不敢立。後。前將軍適尾張。二月。歸。六月。徙京畿。家尚丁江戶。七月。修春日祠。先是。祠樹折。朝議以

為凶兆來路。前將軍對曰。是神欲以修祠耳。乃有是命。因給穀祿。准伊勢大廟。又嘗與朝臣議制天下寺祠修造之節。而嚴禁新立焉。是時。越前列宰爭權來愬。十一月。兩公在江戶聽之。一人坐不直處流。一人愧耻自殺。前將軍遣本多成重為宰。與舊宰並視國事。成重。重次子。幼侍秀康者也。是歲。蒲上秀行卒。子忠明。以我外孫嗣鎮會津。十八年正月。命三十七藩修皇宮。是月。池田輝政卒。池田氏實楠氏。楠正行之死。節遺腹子。教正育於攝津池田氏。其裔恒利始徙尾張。恒利孫為輝政。輝政助德川氏定禍亂。人以為不辱其祖。長子利隆襲封播磨。二弟忠繼。忠雄。並以

鎮領
作

我外孫分領備前淡路。八月。淺野左京大夫卒。關原之役。大夫首破岐阜。功最大。而保護豐臣氏不衰。前將軍心深避之。遂約以其女妻義直。未成婚而卒。無子。有二弟。仲長。晟稱。但馬守。少在大坂。國人避嫌。請立叔長重。前將軍命立仲襲封。是歲春。大久保長安奸利事覺。會病死。誅其七子。故石川數正子康長。連坐奪邑。以康長邑深志。賜小笠原秀政。復其舊封。是歲冬。富田知信。高橋元種。皆有罪。收封。是時。大久保忠隣。本多正信。土井利勝。安藤重信。酒井忠世。為江戶老中。本多正純。成瀨正成。安藤直次。為駿府老中。分執天下諸政。是歲秋。前將軍適江戶。十二月。將還

駿府次于中原甲斐人馬場忠時上變事曰。大久保忠隣
謀不軌。馬場嘗蒙譴。放小田原。請忠隣申雪。不見省。怨望
先是。忠隣喪其子忠常。乃稱疾謁歸。又與山口重政婚。吏
劾其不告。奪重政封。忠隣謝罪。不報。乃杜門不出。馬場時
之也。又聞正信與忠隣有卻。遂因木多氏誣告。前將軍驚
還入江戶。令忠隣如京師。檢柙蘇教。踰歲。正信傳命京師。
放忠隣于彦根。毀小田原外郭。逐其上臣。設兵備于箱根。
前將軍乃歸駿府。板倉勝重奉命詣忠隣。館人走報。忠隣
方與客奕。徐斂局而出。聽命。京師驚擾。忠隣乃縛鏡仗。送
之板倉氏。終赴彦根。其族皆連坐。叔父忠佐卒。亦除國毀。

領
一作

城安房里見氏。坐與忠隣交通。奪國。忠隣自配所上書。駿
府口。臣縱伏誅。而明無反心。有司不敢通。獨成朝正。成爲
通之。僧天海以密教見親近。亦從容中救。以將軍怒不釋。
乃止。及井伊直孝鎮彦根。勸忠隣再訴。辭曰。是顯君惡也。
亦止。兩將軍思大久保氏舊勲。使忠常子忠季襲其封。二
萬石。後竟復其舊。前將軍素留意學術。提於關原之年。即
取經籍木經刊行者。盡上之木。以修禮文。爲志自讓。職以
來。益令天下購求遺書。引廷臣諳典故者。與林信勝等講
究於前。日夕不倦。又招文學之士。無縉素。皆禮重之。是歲
親試。以爲政以德。頌將軍亦試。草尚之風。必假賦。

